# 春秋屬辭辨例編

#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九目錄

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

於不書之處見義

治亂賊黨與說辨

錢唐張應昌輯

○譏始疾始

春秋譏始疾始見公羊隱二年四年傳莊存與舉例○愚按春秋之權王室始卑諸侯始恣禮樂始壞兵爭始煩政柄始移邪暴始作所謂譏始疾始之義經誠有之第書之而其義自見又於譏之不勝譏書之不勝書者而但示法於其始爾若公羊以貶無駭不氏爲疾始滅國以外取邑不書而書之爲疾始取邑以外逆女不書而書之爲譏始不親迎是乃以例說經而非經本旨也不勝譏者不能悉數茲舉數事以概其餘

僭禮不勝書禘祭獻六羽鼓用牲于社於初用書之

不視朔朝廟不勝譏於文公始不視朔書之

喪不三年不勝譏於閔公吉禘書之

伐國取邑不勝書於初年書之

王臣相殺不盡書於初見之王札子書之

王臣奔亡不盡書於初見之周公出奔楚書之

○告則書不告則不書

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矣史所錄不失常法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見僖三十二年穀梁范注胡安國傳）

春秋書列國之事從告赴也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違曰死喪曰弑殺曰災異鄰國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告赴者所以重大事避怠慢昭告敬慎之意也非告赴不書隱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

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文十四年傳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兩發凡明告赴之例也命者國之政令征伐會盟督若親與其事則告廟書策不待鄰國之告若列國玉帛兵戎崩薨禍福之事非告則無由知即或知之例亦不書文五年楚人滅蓼臧孫聞而與歎魯非不知但非遣使相告未敢輕登史策若是者所以防謬誤避不審蓋其慎也禍莫大於享國有家反福則爲禍成元年傳曰王人來告敗是敗師有告也僖二十四年傳曰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是君奔有告也宣十年傳例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是臣違有告也十四年傳曰孔達死衛人說于晉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旣伏其罪矣敢告是殺大夫有告也文十四年傳曰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是弑君有告也僖八年傳曰王人來告

喪難故也是以緩是死喪有告也昭十八年鄭災傳曰使行人告于諸侯是災異有告也敗滅告則勝克亦告奔亡告則歸復亦告死喪災異無不告也無不書也乃春秋之世則有違棄典章怠慢不敬者吉凶禍福多不告赴考之于經既無其事而簡牘之記尚存左氏采簡牘爲傳以補經所未備上稽周公之典則有不告不書以懲不敬之旨知皆仲尼因之以示法戒者往往發明其義隱元年傳曰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僖九年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令不及魯故不書二十四年傳曰秦伯納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襄十年傳曰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左氏反覆申明二凡之意以見諸有傳無經之事皆以不告故爾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不書卒者亦三秦穆之卒鄭昭之弒許莊之奔皆有傳無經邾

莒薛宿閒書其卒鄧息申隨唐蓼肥鼓之滅咸不見經侵伐會盟聚取弃亡之事經不載者於傳多有周公有告赴策書之法魯秉周禮故舊史所書多合典制聖人所由因魯史而作春秋哉馮驥左傳辨例

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杜注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舊制策書存國之大體故宜略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姜宸英湛園札記

左氏曰不書不告也後儒揣摩臆度之論息矣啖子曰若列國盟會征伐等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歐陽子曰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公皆篤論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陳邁鶴紀疑

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即據而

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弑殺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卽吾大夫親涖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履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赴告例之大綱也○齊鄭朝王盛典也晉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弑於渠彌子亹殺於齊襄子儀弑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魯禀於突以突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魯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孝公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弑逆仲殺之埋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亭林顧氏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又以節書也望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發

後人之疑亦未是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遂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襄之篇季武子取卞昭之篇皆為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孫不欲書孰則書之而學者以為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姜炳璋讀左補義綱領

晉文始霸之年春秋所不書者二天王下臨踐土不書衞侯鄭殺叔武不書夫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書也夫子修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金履祥通鑑前編

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復時不告于魯故不書耳凡來告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無來告者雖大亦闕晉之滅翟滅霍滅魏是也文苑英華皮日休春秋決疑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其意本謂鄰

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侯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爲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爲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齊履謙統紀目錄

春秋之文將有其末必錄其本天王出居于鄭後不見王之入公朝于王所前不見王所居莫重于天王而本末不具何也或史所本無

或簡有脫爛或事可從略或理不應書聖人以爲是吾所書者足以垂世立教斯已矣不繫乎事之毛舉無遺也必求聖人所不書而繫爲之說則過矣僖二十八年盛飀敬五測○愚按另門所指於不書之處見義確有其義此所論不必於所不書者鑿爲之說亦釋經之要旨兩端備具並行不悖要之史文既多闕畧而聖筆復如化工不可執一以泥也

○亂亡外災有不由赴告而書者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陳災

昭二十二年夏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按昭二十二年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蓋國史承叔鞅之言而書邪書梁亡亦是此例蓋魯人會四國盟于齊於會聞之歸以告而國史書之亡梁者秦不言秦亡之梁近秦而

遠於中國無以滅亡告諸侯者以其不由赴告故但言亂而不言作亂之人言亡而不言見滅之人避不敏也○書陳災時楚已縣陳必不以陳災告蓋叔弓反自陳言其事而書之胡傳說同見災異門外災○王室亂作不言其人告命未及於我也景王崩王子與太子之母弟爭立叔鞅歸自京師言之而未知其所定也吾魯於王室之故何敢知焉謹志曰王室亂而已以上三則趙汸屬辭卷十五集傳旨十九昭二十二○陳滅矣非有告災者蓋叔弓在陳記見也或叔弓已會而去記聞也掃蕝行說畧○方說見不書滅僖十九年

○常事不書非常則書之非禮及合於變之正者則書之重其事則書之爲而後事言故則書之

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烝嘗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社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昏姻

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事異矣胡傳莊二十四年

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然則舊史蓋記公之書雲物矣傳所言凡是解舊史者也仲尼修春秋而去之以謂常事不足書也以是觀焉常事不書於三傳爲通劉敞權衡僖五年

趙氏曰祭祀昏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書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禮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寓襃貶之意李廉會通同上

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拯世道之窮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賦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

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饑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貝丘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昏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歸于齊曰季姬歸于鄫貢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此類實繁未易殫舉葉時禮經會元

昏姻時祀時田皆常事不書爲下事言故則書之滕爲遂盟書冬烝爲再烝書有事爲仲遂卒猶繹書爲叔弓卒去樂書衛晉來媵爲下

齊人來媵昔 趙汸屬辭 公十五

先儒謂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有貶無襃也按常事不書其說是也謂非常者有貶無襃則非也試以隱桓之事言之夫人姜氏隱行而會禚不削夫人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季子來歸不敢謂之貶也襃之可乎此亦直書而見其非常也有年大有年四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常也亦非襃貶也 玄翁請齊居士朱

得禮不書凡書皆譏之說非也夫禴祠烝嘗歲凡四焉告朔之禮歲十有二焉郊社大雩歲或一再焉書之將不勝書故有非常然後書若乃蒐閱武備興作國制昏嫁人倫之本朝聘事王之節豈必非禮然後書是蓋時君之所甚重者則書之或所關獨大則書之或有關于前後之文則書之豈必凡書皆譏 戴溪啟五則片

錫命合禮常事不書 僖公請命史克作頌不見于經 桓文成以非禮書 葉說見書錫命總論

歸脤常禮不書常禮而閒行則書天王使歸脤非常也牛運震傳定十四年

祭祀常事不書崔說見祭祀總論趙說見內祀總論惟郊以過時僭下失禮志變書章氏仲愚趙氏汸陳氏則通說見魯郊總論雩以非時遇災書程子孫氏說見告雩總論社以非禮書吳氏澂說見本門莊三十文十五條下禘以逆郎吉致夫人書大事以逆祀書有事以變禮書烝以再瀆書嘗以災後書說見本條

昏姻合禮常事不書故納幣不書未畢喪則書莊公親如齊則書逆女不書莊公逆仇女則書翬逆僑如逆黨結援則書失禮或明嫌則書大夫宗婦覿不書男女同贄則書顧方說見魯夫人逆夫人總論夫人歸寧不書違禮著變則書方說同上王逆后不書單靖公逆王后召桓公逆王后命魯主昏不使卿逆則書杜義趙說見本門王姬下嫁不書齊桓共姬與讎為昏主則書趙呂說見總論內女歸于某不皆書著變明嫌則書方說見內女外逆總論高說見宣十六郯伯姬來歸條下姊歸不書著其事則書牛說見內女外逆杞叔姬外媵

論制則書趙說見卷首總論　適大夫不書公自主則書同上

蒐狩合禮常事不書非時越禮則書啖與趙李顒說見本門

修作合禮常事不書僖公修泮宮不見經鄭康災世室屋壞俱不書修失時僭制則書劉氏

說見歷門莊二十九程子說見魯上功總論方顒

說見魯城築總論　日講說見魯城築僖二十年

災書火不書劉氏說見火災總論

○簡辭舉重則餘事略不書辭義以少爲達則繁辭不書

如國有弒逆之事其大夫之因亂出奔者卽不書所謂春秋舉重也又如書桓宮僖宮災不書司鐸火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伐虢皆是此義觀此益見聖人作經以垂教之意若爲魯國修史則如季友之奔陳與齊糾之來奔安有不書者乎葉西充遺卷首總說○季友齊糾葉說又見公子出奔不書門季子來歸

辭以達意爲主人止知以多爲達而春秋則往往以少爲達如鄭伯

克段于鄢不書段出奔單伯逆王姬不書如京師之類使非以少爲達其於義無所處矣 又

如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于濟西則戎來侵可知書公會晉師于瓦則晉來救可知

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有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盟齊宋書也有事于太廟爲卒仲遂書也 陳傅良後傳

一

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 莊存與要指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日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所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 又

春秋凡城之志皆譏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異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 又

僭禮不勝書書其尤甚者郊以龜違牛傷書用日至書過時不及時書雩以過巳月書旱甚書禘以失禮書致小君書 見僭禮總論顧說桓五年胡說

季氏逐君之事不可勝書也則約其辭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而昭公之見逼于臣畧可知已陽虎作亂之事亦不可勝書也則約其辭曰竊寶玉大弓而陪臣之交亂于國亦畧可知矣 戴祖啟五測定八年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段出奔不書

葉說見上

隱四年衛人立晉

程說見書立門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季氏高氏說見書歸門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如京師不書）

葉說見上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糾來奔不書）

葉說見公子出奔不書門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陳說見上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張氏說見比事書法門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書齊歸粟

汪說惠氏士奇說見請告糴

閔元年季子來歸

葉說見上又見公子出奔不書門

僖二年城楚邱

家氏說見外城門

又 虞師晉師滅下陽

葉說見上

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于王所 晉鄭及諸侯朝不書

張氏自超說見朝王門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書大旱

汪引陳說見災異門不雨之十年十三年義同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方說見用兵書所事門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

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不言及漢

顧氏說見星變門

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遂侵蔡不書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不書

陳說見兵事書遂門僖四年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家氏戴氏張氏說見書王室亂門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戴說見上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

趙說見內邑書圍門牛說見季氏專魯門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陳說見上

又 盜竊寶玉大弓

戴說見上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

葉說見上

以上約舉不備載

○繁辭

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以爲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王猛子朝之事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

之蓋史策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知而書之者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與盟合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與盟離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首止葵丘皆夏會而秋盟是離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紀實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取鼎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宋災伯姬卒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此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

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將卑師少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紀實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先儒之過也明文衡劉永之論春秋書

隱二年秋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

春秋書內女於紀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詳非無謂也叔姬之歸于酅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賢德者故魯史記之特詳呂大圭或問成八年○愚按錄賢之說非也志邦交之台爾張說見昏禮門

隱十年秋宋人衞人入鄭冬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趙氏汸說見取師門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

曰會曰以曰取曰納辭煩而不殺皆所以病公也齊履謙統紀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會于闞十二年秋盟于穀丘會于虛冬會于龜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公與宋公四會一盟春秋列書而不諱何也曰亦可以見春秋之會盟無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篡兄倚宋之力而得國而突之賂于宋者未滿其欲也是以責賂于鄭公於是四會一盟以求之而宋終不與之平也然則宋之猜貳無厭可知而魯之强聒不捨亦已甚矣五反而不合至於結黨而交兵謀人之事者固如是乎呂大圭或問○胡傳見丙參盟門盟折○魯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以盟鄭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程端學本義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冬至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誅宋魯之輔簒于正也家鉉翁詳說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二年秋齊王姬卒

魯同姓國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愚按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亦魯主之而其後不書卒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之盡禮於仇讎而無愧於先君也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瀆亂大倫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孫覺經解 張洽集註

○莊公昧於復讎之義釋怨而主昏故經書逆女書築館書歸書卒辭繁而不殺皆以病莊公也麥稚隆測義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張氏說見比事屬辭書法門○書用師未有如此之詳者與陳蔡約陳蔡未有師期而先出師則輕舉妄動也師次俟援俟之不至而後治兵則有畏也至夏而後及齊師圍郕則取必於郕也郕不降魯而降齊則無義而不足服人也自正月出師至秋而後師還淹時之久也備書之重用師之道也呂大圭或問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說見前簡辭總論

莊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紀莊公婚事

其目及張氏牛氏說見比事屢書不一書門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莊說見下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之重辭之複不可不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書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於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衛次者三並存與舉例

僖四年春會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合九國討楚足以一戰矣而臨境不戰楚爲之詘使大夫卻盟于師復退而盟諸召陵春秋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書曰

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斯其爲文也美矣陳傅良後傳

僖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狄救齊邢人狄人伐衛二十

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狄侵衛

顧說見書狄門僖二十二十一年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公及晉侯盟公還

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方楚人爲厥貉之次宋鄭衛皆背晉卽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

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於是衛

侯於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爲介

而求成於晉魯君介然不忍卽夷而有以感之也固叔仲之往

會晉君之特盟而諸侯散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爲之倡

也春秋於公之往復詳記而備言之褒魯也家鉉翁詳說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書辭煩而不厭著其變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宣公逆亂除喪始郊而天譴之也 家鉉翁詳說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畧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于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葢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郯所以爭為不平故耳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又因以為利書公及齊侯平莒又書公伐莒取向則此事自初迄終皆出魯宣之意書之所以責之也 家鉉翁詳說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陳說見前閒辭總論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夏四月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氏說見公至門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藉用以市功二國書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也晉侯之罪何所逭乎趙鵬飛經筌　○牛氏說見書土田門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伐秦

公如京師迹若眞而情實僞晉侯伐秦迹若公而情實私春秋

至是百有餘年未聞有諸侯如京師者僖公因王之狩而再朝王所蓋非其地矣成公獨能如京師而朝王其迹不旣眞歟然公實非朝王志於會晉伐秦而已首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而繼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者其僞也秦於晉爲仇彼諸侯何嫌於秦哉厲公合諸侯以爲兵車之會蓋以霸主之令脅之則其迹若公矣然合諸侯以除中國之患可也今乃摟之以報已怨書公會晉侯某侯伐秦志其私也趙鵬飛經筌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所云顯與經背使華元果至河而反經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矣其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正爲晉宋懸隔千里奔晉歸宋非一時事不得不再舉華元許鄭接壤良霄方出鄭

入不得再舉艮晉皆因事屬辭以著其實也胡傳謂辭繁而不殺所以與元誤矣方苞直解○諸儒以為書詞重複必有大美惡存謂元能去弱公室之蕩山春秋予元而著其正者未必然也是年秋八月書葬共公其下即書宋事四條至十一月書鍾離之會四事大約在兩月間或得之赴告或得之傳聞隨時得之則隨時書之則重複存宋華元三字亦非必以此示義也安知書華元奔晉之後自晉歸宋之前歸宋之後殺山之前舊史不問有他事而夫子削之耶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昭九年許遷于夷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定四年許遷于容城

莊說見上書不雨成十五李說定四年王說見書遷門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夏公會尹

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姚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十七年冬伐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莊說見上

昭四年夏楚子等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楚子等伐吳遂滅賴

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虔既得諸侯遂動兵晉嘗召向戌責以楚人背盟首禍執而歸之京師遣使詰楚期以罷兵守境彼若不從我奉辭以問其罪未至遠出楚下而晉略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辭繁不殺哀晉之失霸也家鉉翁詳說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陳侯溺卒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有罪而放之奐無罪反殺之又滅人之國三罪也穀梁疏○錄楚之放招而殺奐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穀梁所謂惡楚者得其旨矣張洽集注○家氏說見爭陳門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師氏說見書滅門

定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莊說見上嚴張說見書次門定九年

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胡氏說見伐取並書門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邾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冬齊人歸讙及闡

葉氏袁氏說見邾魯交兵門程氏胡氏說見屬辭書法門

○諱辭

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然檢春秋都無定例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不諱孫是無常準也聖人隨舊史有所避諱因而從之孔疏僖元年

啖叔佐曰公羊云春秋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穀梁云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為賢者諱過舊說以為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

蓋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罪戾恥辱則正言之至于所尊敬則婉順言之此是人情常理春秋諱避之道亦爾公夫人見殺魯師敗不書不可斥言也公則以不地見殺夫人則以齊人以歸見殺師敗則書戰而已凡必須書者遜辭言之猶公夫人奔曰孫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陸淳纂例

古者為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少損益有所避諱也謂之傳信春秋諱國惡然猶使顯者隱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眛眛都為藏匿使不可知也後之史官不達此意上則顧時君忌諱退又惡斥言當世權勢大人非過改之易之以就美好不顧是非劉攽彭城集

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

而尚可書也今臣竊言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所存錄小有不善者隱諱而不書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不沒其實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 蘇洵嘉祐集修禮書狀

爲事之不書有三一者不告廟不書二者非君舉不書三者隱諱不書公行一百七十六不書至者九十有七夫人之行十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子豫及邾鄭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此皆非君舉者也若夫義存君親隱惡揚善則有諱例 馬驌左氏辨例

書不諱暱也若以為尊親諱例之則虞夏臣子當蒙誅矣詩無晉風而載驪之詩錄於齊夫子獨不為尊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弑此魯史為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實至若夫人孫齊孫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大惡而曾不諱他如納郜鼎丹楹刻桷不告朔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為尊親諱之說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千載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雄皆以為實錄而王允以為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

夫所謂諱者信有之矣內諱弑為公薨不地不葬諱奔為孫諱殺大夫為刺諱朝為如特其辭少加文焉以辨內外之辭全尊親之體而

其實未嘗沒也凡史之權所以尊而天下萬世攸賴者以其直也孔子以昭公爲知禮者一時答問之權也諱而不沒其實者天下萬世之公也且使國惡皆沒而不書將國事之登于春秋者但有美而無惡是導天下之佞史以沒爲諱之說也戴祖啓五測序

方氏張氏高氏辨諱辭說見會盟書不見公不與盟門張說又見卷首總義

方氏論諱敗諱辱皆魯史之私見君將大夫將書師門莊八年

內諱弒書薨不地于外書地而於上下文見之 書子卒

舊史諱之也張氏自超說見凶禮門公薨總論

隱十一年公薨 桓十八年公薨于齊 閔二年公薨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文十八年子卒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說各見內諱弒君門凶禮門

內諱奔書孫

說見本門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

內諱公奔諸侯喪送葬不書

戴說見公如總論何說見宣十年條下餘見凶禮本門

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成十年夏晉侯獳卒秋公如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楚子昭卒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內諱敗但書戰莊九年書敗績乃義文

說見本門

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　十二年戰于宋　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內諱朝聘列國書如

戴氏曰避卑也說見公如總論

書公如書大夫如詳本門

內諱致賂書外取田邑　諱失地外歸田書內取

趙子常半塗山說見外取田邑門宣元年齊取濟西直解說見哀八年齊取讙闡張氏銓歟說見書土田門成二年取汶陽田

內會盟諱不書公辨僖十九年盟于齊應氏說二十九年盟王人胡氏從說見春秋之初外卿稱人門

內滅國諱書取辨方氏郝氏說見內取國邑總論

內兵諱不書公辨戰于乾時高氏澍然說戰于宋張氏自超說見內兵不書主帥門

內兵諱不書侵伐辨昭元年取鄆趙氏賈景伯胡氏康侯說見不書伐門

書伐我諱辭辨哀八年穀胡氏說見內被兵門吳伐我

內刺大夫諱書卒辨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程氏郝氏高氏愚按見內大夫不書刺門

以上約舉內事諱辭并駁辨說○愚按內事自有史不得直書者皆舊史文也亦有非諱而諸儒妄說者當分別觀之

外諱王室三亂辨惠王襄王敬王事有書有不書以爲諱辭非也辨見天王出居門僖二十四年

外諱王臣與盟辨僖二十九年辨諱王子虎朱氏說見魯王書盟門僖二十八年

不書晉悉晉支之入國為支公諱辨葉氏家氏說見諸侯入國不書門

齊衞三次莊九年十三年十五年不書伐晉諱伐盟主辨湊邵說見不書伐張說見書次門

以上約舉外事諱辭駁辨○按趙氏屬辭據傳事謂諸侯犯京師不書若衞師燕師伐周之類夷狄犯京師不書若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之類愚謂當是令不及魯不書爾非特諱也義見王師門

○書法示人自責

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于遂梁亡王師敗績于茅戎以為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蘇轍集解莊十七年

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者爾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汪克寬纂疏閔二年○按胡子見沈子逞書滅以為自取者非也辨見書滅獲門故汪說酌刪

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 張洽集註 僖十九年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自滅之義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 陸淳纂例引啖助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强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爲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胡傳

○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張洽集註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道矣故異其文而深譏之陸氏微旨○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敵于境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人君殺生予奪惟我所制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胡傳○將者百姓之司命也以百姓之命授之匪人非棄而何故曰鄭棄其師以惡之孫復尊王發微○春秋諸侯往往用其民而不恤者往往而是然未有自棄其師如鄭人之甚者也張一大夫不能去之至何以兵事使久於外而逃之困非刑政矣且民何罪焉暴師邊鄙聽其久困而自潰非棄之乎故書曰鄭棄其師不言師潰者潰因於棄之非師自潰也黄仲炎通說閔二作○二傳

以爲惡高克惡其師而逐之宜書曰鄭高克以其師出奔陳不得曰鄭棄其師也久而不召恣其所去故曰鄭棄其師宋無名氏通義○不書高克奔陳略之也略克所以非鄭此孔子特筆也牛運震傳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張說見前○愚按書此以見虞之自取滅亡如張元德說固未嘗不具此義也謂以此特筆不書滅則非辨見不書滅

僖十九年冬梁亡

右傳公羊見不書滅門○穀梁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范甯註正謂政教長謂高克穀梁又見不書滅門○書梁亡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也唐文粹劉蕡對策○陸氏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

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夫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心昏而出惡政者乎胡傳○梁亡必有滅之者矣舍其滅國之罪而以自亡爲文信乎梁君之自作孽也左氏以爲好土功何休以爲峻刑罰穀梁以爲淫湎酒色三者均自作孽名殊而罪一也趙鵬飛經筌○滅者以兵威滅之也亡者不能撫其民人守其宗廟自底滅亡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陳氏說見書王師門

莊二十四年郭公 先儒以公字係亡字之譌與梁亡同例

郭公者何無聞焉爾或曰是郭亡也孰亡之蓋齊滅之齊滅則其曰亡何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非有能亡郭者也郭自亡也 劉敞傳 ○新序載郭氏事見小國郭下 ○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胡傳 ○說文亡字从人从乙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汪克寬纂疏 ○或云春秋無郭國疑卽東虢也 張溥四傳斷

○書法功過不相掩

莊十年齊滅譚 十三年滅遂 三十年降鄣 閔二年遷陽

僖元年救邢城邢 二年城楚邱 四年伐楚 伐陳侵陳 六年伐鄭救許 十四年城緣陵 十五年次匡救徐 十七年伐英氏滅項

汪說見下襄十年又見書滅莊十年書遷閔二年張說見前後

二事比屬之義莊十王閔二條下

僖四年齊伐楚　執陳轅濤塗伐陳侵陳

于伐楚著桓之功于侵陳著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𨚍王闕疑

僖二十八年晉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敗楚城濮　會温天王狩

晉執衛侯　盟王人翟泉

汪說見下襄十年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　閔元年齊人救邢　二年狄入衛　僖元

年齊宋曹次聶北救邢　邢遷于夷儀　齊宋曹城邢

衛見伐而至於入其國齊不能救邢見伐而卒遷救不能早桓

之罪也衛國忘亡邢遷如歸桓之功也呂大圭或問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義不以有功役過不以不正治邪楚殺陳夏徵舒則爲義入陳則無道矣公平莒郯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孫覺經解

宣十一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討徵舒正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指事原情瑕瑜不掩陸湻纂旨○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直書其事是非自見俞皐釋義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張氏洽說見前執門○諸侯與負芻盟而後執之稽天討也書同見其既同也程子經說

襄十年會于柤遂滅偪陽

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掩過汪克寬纂疏

○辭同義異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莊存與要指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鑿子潞子則非僭之謂王之元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稱人所謂貴賤不嫌同號歸善辭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蕭楚春秋辨疑

文成襄昭哀書即位桓宣亦書即位

君大夫出稱如事不可書亦稱如

衛晉繼故言立王子朝篡逆亦言立

王臣諸侯言來夷狄亦言來

夫人以事行稱如稱會以姦出亦稱如稱會方氏說見書會夫人事總論

弒君稱國稱人殺大夫稱國稱人辭同義異方氏說見殺大夫總論

劉單以王猛尹召以子朝辭同義異彙纂家汪纂自解趙氏姚氏家氏說見書以門

猶朝于廟猶繹猶三望辭同義異蘇李說見書猶門

兵事書遂辭同義異見本門襄二十三年汪氏說昭四年家氏說

屈完高子華孫來盟辭同義異日講說見公子大夫書字不名駁辨門文十五年

莒去疾莒展輿昭元年辭同義異趙汸集傳曰去疾長宜立莒爲稱之與爭國同美惡不嫌同辭展輿已立矣去疾自外入則國書之與爭國者同也○李高方張說見公子繫國門

齊伐鄭圍新城僖六伐宋圍緡僖二十三辭同義異胡傳說見伐國並書門圍緡愚按美惡存乎其事所謂不嫌同辭者誠然但其美惡繫其事自見而如胡氏指書伐圍示貶之說則通于此皆不通于彼矣

衛孫林父出奔晉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成七年十四年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成十五辭同義異趙鵬飛經筌曰元之心與林父異元之跡與林父同不嫌同辭故一書之然觀林父歸而卒至于叛元歸而殺山逐魚石則善惡自判矣

以上約舉不備載

○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所以著魯及列國不供職貢之罪也隱三家氏說桓十五葉黃說文九趙張說見書求門戴氏劉氏朱氏說見總論

隱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所以著公及諸侯不奔喪會葬朝新王之罪也張說見不書處見義門

隱四年衛人立晉

所以著遇變得國之正與宋馮齊小白晉惠齊景諸人之爭國不同也家氏齊氏張氏說見書立門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所以著羣廟之仍僭八佾也張説見僭禮門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所以著魯與諸侯不朝之罪也胡傳見王使聘魯總論
隱七年叔姬歸于紀
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呂氏曰錄叔姬之歸爲其後歸酅也錄夫人之至爲其後歸齊也牛氏曰書至以著不至者之非正也説並見書魯夫人事門
隱十一年公薨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書隱異於他君之薨而地所以著其爲弒也書桓異於閔僖之不書卽位所以著桓無隱先君之心也方苞通論
桓三年冬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所以著二公之世多凶饑也孫張說見本門

桓十五年春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張氏說見前後二事比屬之義

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昭二十三年天王入于成周

書世子書天王所以著突與子朝之不正也邵說見書世子門

莊二年秋齊王姬卒

十一年王姬卒不書不爲之服也記是以著非也說見書王姬卒

僖十八年狄救齊　書狄救齊又所以罪宋襄之伐齊也顧說見總義

哀十年吳救陳

所以罪中國諸侯之不救也高說見書救門哀十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

仲天王之狩所以抑晉文之不臣也謝孫趙說見尊王書法門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所以著自此以後常月亦不告也黃說見告朔門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所以著伯主及諸侯之罪也方說見書平門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

所以著齊師之不力魯民之不附季氏之拒君也汪趙說見內邑書圍門直解說見季氏專魯門

以上約舉餘可類推

○於不書之處見義

王室多故不勝書亦不欲盡書

自定簡以來王室多故經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之兩下相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晉而周臣之奔亡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狄泉而敬王之出與居亦不盡書也豈惟不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 馬驌繹史

王師書敗于戎不書敗績于鄭戎敗王師書狄入京師不書 李榕村說見王師總論牛空山說見桓五年條下

大子崩不書葬者四 隱三僖八成五襄二十八 新王即位不書 楊氏時說見天王崩葬門閔二年

天王崩如莊僖頃不赴不書而王臣來赴書卒天王葬如平惠定靈不會不書而劉文公書會葬 趙木訥說見王臣卒葬總論

諸侯有事于京師多不書

陳說見書王室亂門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天王交禮諸侯之事傳見于經

魯聘周事傳見于經

惠說見周魯交際總論張說見是門宣九年條下

春秋之初以取邑爲重以後皆不書

陳趙張說見外取國邑總論

兵爭事書遂而有不書遂者

汪說見兵事書遂門定八年

平不書文九年陳平 宣十年鄭平

僖二十四年宋楚平

日書附義說見書平門宣十五

天王殺大夫不書

孫說見專殺大夫總論方說見書殺總論

天王殺佞夫書殺子頹子帶于朝不書宋晉殺世子書鄭殺世子華不書內刺公子買公子偃書慶父牙則不書

方願說見書殺總論子朝不書陳說見殺母弟門

桓書子同生他公世子生不書

毛氏姜氏孫氏說見內書世子生門

柔溺不書氏未賜族不書卒未爲卿見春秋之初不世官

李引謝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莊三年

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之前外大夫公子出奔不書大夫未張也

趙氏方氏說見大夫出奔總論方說又見出奔不書門閔二年

家臣叛不書

馮氏應氏說見魯政下逮門總論

公子不爲卿不書卒惟公弟叔肸書

王姬不書卒惟莊二年書

內女不書卒惟紀二姬伯姬以有變書杞叔姬以歸喪書鄫季姬子叔姬以爲之服書　亦不書葬惟宋共姬以卿會葬書紀叔姬以變書

見內大夫書卒門宣十七年方說王姬書卒門二傳諸說內女卒葬門總論孫方說

奔大夫卒不書臧孫紇卒于外不書喪至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特書

張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文十四五年

昭定以前蒐大蒐不書

沈氏程氏說並解說見蒐狩總論

外災如宋大水非常之災則書其他水旱螟螽之災不足書

張氏說見外災異總論

桓宣有年大有年以志幸書其常歲有年無年概不書

方氏高氏說見本門桓三年條下

以上約舉總義不備載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段出奔不書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王子帶出奔不書

陳氏說見出奔不書門閔二年

隱三年春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賻　不書公奔喪會葬例新王

天王崩之下不書公奔喪會葬而乃書來求賻又不書如京師朝新王慢上甚矣故凡天王崩葬魯不往會或使卿使微者而君不親往皆罪也春秋有示貶於書事之外者此類是也新王即位而諸侯不朝亦書事之外不見貶而貶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參

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不書天王討

州吁弑君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伐衛殺州吁立公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秋冬書衛人自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入春秋失刑政於是始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　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顧說見書觀總論

隱七九年天王使凡伯南季來聘不書朝聘京師

胡傳見王使聘魯總論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下當書云師及衛師伐戎執戎于某歸于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衛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顧棟高偶筆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

牛氏說見謹强都之事門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閔元年季子來歸

孫于齊是懼罪出奔未幾歸魯魯史舊文必具載春秋例而不書以示見絕無歸國之義也出奔恥也來歸喜也季子以大夫不書出奔而書來歸文姜以小君書孫而不書來歸聖人善善惡惡之情見矣蔣悌生五經蠡測

莊二年秋齊王姬卒

十一年王姬卒不書說見前門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夏衛侯朔入于衛不書納朔不書黔牟出奔不書王師敗

齊師納朔朔本入于衛王師救黔牟而黔牟卒出奔聖人於朔之入也志齊之强而能納朔也不書納朔不與其納以抗王師

也黔牟之出也不書出奔傷周之弱不能庇黔牟也不書王師

敗績不與齊之得敗王師也 趙鵬飛經筌

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 不書黔牟立

春秋筆法空處最奇隱之薨也不書地與葬知有亂者桓之薨

也前書與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知有淫者書王人救衛知有

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 羅喻義對經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不書弗克納

高說見書納門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不書華督

卓氏說見弒君門

莊十二年冬宋萬出奔陳 殺萬不書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奔陳宋人以賂請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

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之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諫人殺萬乎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乃畀之是與賊爲黨也書法以著陳人與賊爲黨而不能正天討之罪胡傳○蒙纂案牛氏說見大夫出奔門陳說見內大夫不書刺門閔二年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不書季友出奔

張說見大夫出奔不書門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殺慶父不書

陳氏張氏說見內大夫不書刺李氏汪氏說見公子出奔門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不書滅虢虞

張氏說見書滅

僖二年冬至三年夏書三時不雨 不書無苗麥不書饑

張氏說見災異門不雨

僖九年盟葵邱不書葬惠王　不書公如京師

張氏自超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八年宋公等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不書納公子昭不書昭歸于齊

葉氏說見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不言楚子執不言宋捷

執宋公不重言楚子使若諸侯共執者獻捷不言宋捷意亦猶是其事有所不容諱而其惡有所不忍言苟可以畧則畧之而已爾楚執之楚釋之不言而可見也其事著也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蠻夷得加於中國也其文則隱也曾能使楚釋宋公善也而其實附楚孤宋非善也皆文外意也　焦袁熹闕如編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書八月雨

胡氏牛氏說見災異門不雨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不書其人不稱夫人不書至

朱氏朝瑛說見舊逆夫人門

文八年秋天王崩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畜慢天王

爲不臣失刑誅爲不君而公孫敖之罪不足言矣顧棟高偶筆

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來朝滕子來朝公即位故不書公如京師

汪說見來朝門

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不書奔天王喪

胡氏說見比事門

宣十四年楚子圍宋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不書晉救

按晉楚爭盟門楚圍宋王說晉會楚于宋顧說宋楚平呂汪諸說書圍門蒙築衆說皆晉不救宋之所致也此言外之義也

成六年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顧說見宮廟門總論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赭邱之戰南里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負魚石互證自明彼義繫於拒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畧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奔而諸侯之圍賊可畧也高說然徐

經昭二十二年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其後齊滅崔氏不書

陳氏說見弒君門

襄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不書歸杞田

張氏說見比事門

昭十一年會厥慭 不書救蔡

直解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二十二年夏王室亂

下當書公及晉侯某某討子朝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勝負劉單之拮据直至二十五年方會黃父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 顧棟高偶筆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 不書伐魯納公

家氏呂氏彙纂案說見外取田邑門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 不書齊師不書戰

御纂直解牛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汪氏說見內邑書圍門

又　天王入于成周　晉納王不書

見書王室亂門汪引李說又城周條下顧說

又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人殺子朝于楚不書

趙氏汸說見王子出奔門

昭二十九年鄆潰　不書季氏伐鄆

方說見書潰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陽虎叛奔不書

虎叛奔不書從祀先公弓玉失得則書此所謂定哀多微辭也

叛與奔易知也祀與器於國大矣而人或以為小也故特書　鄆實

簡端錄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

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郈鄆讙皆三桓私邑耳弓玉魯之分器

不可不書者也　又引汪氏　○高雨農說見魯政下逮門盜竊條下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單平公不書

顧說見吳晉爭盟門

○治亂賊黨與說辨

虞書曰罰弗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有立爲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宋公伐鄭四國戰郎及滕穀鄧來朝傳力辨其不然蓋儒者立論宜依忠厚況爲經意所無豈可以己意穿鑿而附益之陳遇龍紀疑　○治黨與之說非也韓昌黎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深得聖經之意蓋春秋並無誅意及連坐之法又

愚按春秋治亂賊誅其黨未嘗不具此義如書鄭伯會垂盟越以著其輔魯桓之逆書齊會平州結昏取田以著其定魯宜之位書會稷成宋亂以著魯與三國之罪書會戚執曹伯以著晉會負芻之失詳

書衛孫氏之奔晉會戚宋華向之奔陳奔楚以著晉楚之助亂臣不書陳人之殺宋萬以著其黨亂賊皆直書自見者而非如胡氏所云以之主兵及貶名黜爵爲治黨與書法也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辨胡氏說見主兵首書門○序宋居首者先代之後爵列上公班諸侯上東遷之初霸主未興諸侯猶守舊制四國先宋尊上公也桓十四年宋用四國之師尊上公故聽其號召也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左氏曰先書齊衛王爵也其說是也治黨與之說非也陳還讀紀疑

桓二年滕子來朝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謂黨惡書名謬也桓公即位之始鄭伯首先會盟而不降其爵不書其名如滕如穀如鄧乃降之名之是聖人之威但行之於

微弱之國也不亦顚乎魯桓弒立春秋微文示意明王法而已

公薨不地國有大故悍然即位而無所忌憚則是弒也罪諸小

國是遷怒也遷怒聖人所禁豈作春秋而爲之陳遷鶴紀疑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胡傳謂魯桓大惡不能聲罪致討而以私忿小怨來戰春秋

所誅也鄭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非也辨見主

兵首書門

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辨胡傳見主兵首書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九終